

回望“央视春晚”30年,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一批经典节目,而那些曾传唱许久的歌曲无疑在观众心中具有重要意义。每届春晚的歌曲,不单凝聚成国人的集体回忆,还成为回溯历史的特殊文化载体。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禁锢的时代尚未远去,另一个开放的时代已匆匆到来,央视春晚歌曲仿佛记录人们情感流动与社会变迁的老唱片,形象反射出社会历史的沿革与发展趋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电视尚未普及,全国却都在“普及”看电视;民众急迫的期盼真情与美好的情感。恰逢其时,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如今看似稚嫩粗放,当时却能吸引所有人的春节联欢晚会。

那个年代的央视春晚歌曲,仿佛记录社会发展变迁的老唱片,形象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搜索引擎,且不说于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胡松华的《马铃响,玉鸟唱》、李谷一的《知音》、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朱明瑛的《回娘家》、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郑绪兰的《大海啊故乡》、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房新华的《小草》给寻常百姓打下多么深的烙印;也不说穿上中山装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黄锦波的《龙的传人》、吕念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汪明荃的《万里长城万里长》赢得多少热烈的掌声;最能准确记录国人思想解放历程的,当数李谷一连唱5首歌曲之后,应观众强烈要求,又加唱一首曾备受指责的《乡恋》。汹涌的民意证明了人们对“文革”歌曲及其僵化审美情趣的厌弃和对新时期艺术实践多元探索的肯定。宣告人们回归常识的理性判断已经复活,无论对于制订文艺政策还是尊重老百姓的欣赏需要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84年,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凝聚着真诚祝愿和朴实家国情怀,配以深情流畅的旋律,成为体现春晚情境、情景、情感和气场的标志性主题歌曲。

身处80年代中后期的人们,明显可以感觉时代列车的不可阻挡和好日子悄然到来的盈盈春意。国内音乐人几乎在一夜间达成共识:必须摆脱阴柔气颇浓的港台歌曲一统天下的难堪局面,创造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原创作品。

1986年,中国内地百名歌星集体亮相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大胆亮出“爱”的旗帜,共同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流行歌曲创作与演出团队走向成熟的标志。

那时的央视春晚虽对深深震撼了年轻人心灵的摇滚歌星崔健走上屏幕还爱莫能助,但还是大胆突进地助推了一大批本土原创歌曲。其中,既有李双江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殷秀梅的《春天在那里》、关牧村的《你、我、他》、成方圆的《我多想》、苏红的《小小的我》、程琳的《思念到永远》、陈汝佳的《故园之恋》等各具特色的新歌登台亮相;也有彭丽媛的《我们是黄河泰山》、毛阿敏的《思念》、韦唯的《爱的奉献》、董文华的《望星空》、徐良、王虹的《血染的风采》,童声齐唱《歌声与微笑》这些动人心弦的作品问世;随即还有侯德健(台湾)的《龙的传人》、潘安邦(台湾)的《跟着感觉走》、叶丽仪(香港)的《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张德兰(香港)的《春光美》纷至沓来。

1987年央视春晚邀请了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费翔,一曲《故乡的云》撩起人们意味悠远的浓浓乡思,而当他激情热舞《冬天里的一把火》时,摄像师却只能按照领导的现场指示,小心翼翼拍摄记录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生怕这狂野的动感舞姿刺破了底线。

1988年,海峡两岸已在用心良苦地商讨邀请邓丽君来大陆演出的相关事宜,后终未成行,以致给两岸观众,也给邓丽君本人留下莫大遗憾。是年,央视春晚邀请了台湾歌手包娜娜献唱《三百六十五里路》,令两岸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1989年,央视春晚又大胆播放了虽未在现场却由港式伴舞烘托的,由香港女星徐小凤闪亮登场的录影带——《心恋》和《明月千里寄相思》令内地观众领略到从未有过的听觉体验与美轮美奂的视觉震撼。

上世纪90年代的央视春晚姹紫嫣红、群星荟萃。讴歌时代主旋律的新民歌担任领航,描摹新生活的通俗与时尚歌曲春光乍泻,而在时代列车的拐弯处,一缕以校园民谣为标志的怀旧结随风飘荡。

跨进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央视春晚与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并驾齐驱,极大促进了三种唱法原创歌曲的积累与勃兴。1995年,大量唱片歌手拥入央视春晚,不过深受百姓喜爱的还是那些有着鲜明民族特色但又融入时尚元素的新民歌。

检视国内文艺演出市场,能为孩子喜闻乐见的儿童题材作品似乎并不多,而符合小观众观赏需求的现实题材作品更是少见。许多剧目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将惊悚、奇幻、变形、夸张、搞笑、无厘头的元素融入作品,以期赚取大把钞票。随着游戏、动画片等快餐文化的崛起,许多孩子不再接触舞台艺术,相当一部分孩子并不了解儿童剧。权威资料表明:仅在五六年前,中国的儿童剧市场几乎是空白。某剧团一年中有98%的演出为包场,2%是商业运作,卖散票;现在完全倒过来,98%的演出为商业运作,2%是包场。此外,全国儿童剧院普遍存在编剧队伍较弱的问题,特别是被推向市场后,儿童剧更是陷入剧本荒。目前全国专门从事儿童剧剧本创作的不到20人,创作一部儿童剧的收入最多只是影视剧收入的十几分之一。有关单位也曾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但有亮点的作品凤毛麟角。

因此,由河北省话剧院儿童剧团创排的儿童剧《下次开船》近期在京连演10天便显得很有意义,这是该话剧院第一次将严文井的经典之作搬上舞台,趣味盎然的剧情,积极向上的主题、精湛考究的艺术,磁石般地吸引了广大家长和小朋友的注意力,使他们争相拥入剧场。

《下次开船》是我国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一部童话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唐小西老是“玩儿不够”,总把功课留到“下次”再做,结果气跑了时间小人,又在灰老鼠的唆使下进入“下次开船”。故事通过富有神奇色彩的幻想故事,告诉小读者:懒惰就是时间的停滞、生命的浪费。而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儿童剧则以音乐剧的形式亮相。演出伊始,热闹的歌舞一下子将观众带入了故事情节中,小朋友们跟着唐小西一起贪玩,一起唱一起跳,当洋铁人、白瓷人、灰老鼠三个坏蛋逃到台下时,孩子们义愤填膺,生气地追打,为唐小西加油助威,

## ■关注

# 央视春晚

## 三十年歌曲的 风行与流变

□ 张冠宇



1990年,一个湘妹子用清婉明丽的歌喉刷新了人们对民歌的认识,也让全国的老百姓记住了《小背篓》。此后,随着《好日子》《兵哥哥》《辣妹子》《爱我中华》等歌曲借助央视春晚迅速唱红,宋祖英的名字也被人们记住。

而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影响至今的彭丽媛和闫维文,则分别以歌曲《我的祖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祖国大地上》和《想家的时候》《说句心里话》《1234歌》《母亲》等征服了广大听众。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已然成为时代文化和军旅生活的符号与象征,继续营造出“军歌民唱”的独特景观。

好的歌曲能够唤起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能凝聚于一首好的歌曲。当人们在1997年春晚舞台上从董文华口中听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旋律时,自然联想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春天的故事》;尔后,1998年李光羲、李谷一、张也的《走进新时代》让人们感受到走进新生活的浓浓暖意。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歌曲创作空前繁盛。一时间,民谣、流行、军旅及混搭歌曲轮番亮相央视春晚。

这边内地的李谷一“端”出了具有京腔京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张晓梅“种”出了《好大一棵树》,杭天琪“让”《黑头发飘起来》,毛宁“响”起了《涛声依旧》;那边是港台的刘德华品味《忘情水》,甄妮手捧《鲁冰花》,庾澄庆冀望《让我一次爱个够》,潘美辰祈愿《我想有个家》;再回首聆听,则是郁钧剑要《说句心里话》,张也祝《万事如意》,林萍在《为我们的今天喝彩》,谢晓东引吭《今儿个真高兴》。

这一时期不仅个唱一枝独秀,对唱、重唱、联唱也繁花似锦:毛阿敏、刘德华感念《心中常驻芳华》,闫维文、万山红回忆《想家的时候》,尹相杰、于文华放歌《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祖海、佟铁鑫互问《为了谁》,谭美麟、邝美云对映《水中花》,群星联唱《爱我中华》。

1998年,由那英、王菲演唱的《相约九八》一炮而红。这首歌曲无论从旋律、和声还是服装、表演都融入了较多时尚元素,也是国人在向城市化及国际化迈进过程中的必然反映。

上世纪90年代也是人们喜欢对比、喜欢回望与抒怀的年代。央视春晚适时推出彭丽媛的《在中国大地上》、刘斌的《当兵的人》、刘欢的《好汉歌》、殷秀梅的《中国大舞台》、李琼的《山路十八弯》等一批力作,也出现了表达“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的磅礴大气之作——由杭天琪、甄妮演唱的《同一首歌》。

另一方面,纯情而强烈的怀旧情绪也很快萦绕春晚舞台。老狼的《同桌的你》,姜玉恒的《再回首》,谢东的《笑脸》,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以及陈红、孙浩的《中华民谣》亦不乏怀旧意境。惟一遗憾的是,另一首颇能释放人们怀旧情绪的《小芳》却连续几年未进春晚。

作为对民间叙事歌曲的支撑和补充,90年代初期,由张藜、徐沛东创作的地域特色浓郁的“东北风”席卷神州大地;90年代中期,则出现了颇具思辨色彩和哲理意味由那英演唱的《雾里看花》;到了90年代末,带有祈愿和温情色彩的歌曲刚上春晚便一炮走红,譬如由蔡国庆和陈红等演唱的《常回家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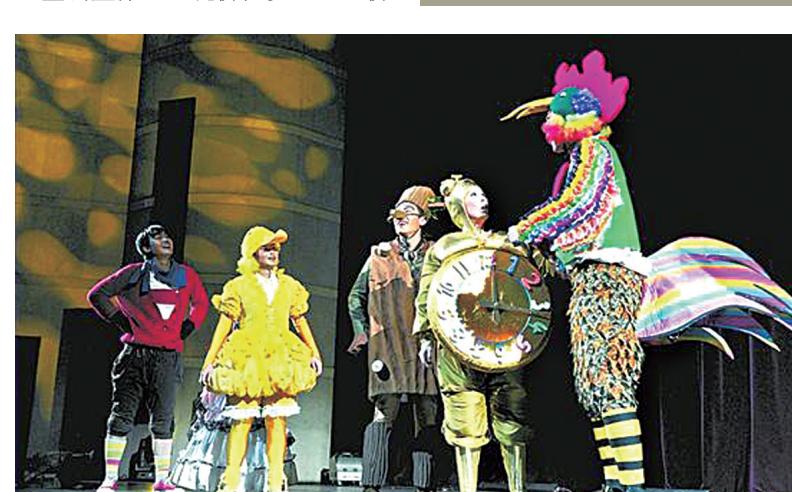
## ■新作点评

# 文学改编儿童剧走向大市场

——评《“下次开船”港》兼议儿童剧发展 □ 周思明

和台上的人物积极互动交流。演出不但互动性强,且音乐舞蹈大开大合,歌唱、形体表演都有突破,舞蹈动作夸张、节奏紧凑,把观众带进了真正的童话世界。

如今的艺术创作,往往绕不开“市场”这道坎儿。什么剧看的人多,剧院就会多排什么剧。因此,当前的儿童剧整体上呈现价值多元乃至价



值混乱的趋势,许多剧目只要票房,不管质量好坏及对孩子的影晌。在当代社会,儿童剧不仅是一门启蒙艺术,更是一种人文情怀,有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在他(她)的心灵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的“脚踩西瓜皮”式创作,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而儿童剧《“下次开船”港》演出的良好效果亦可证明,优秀的、积极的、健康的儿童剧,的确既能吸引家长和孩子们前来观看,也能强力拉动票房。

《“下次开船”港》的演出由于紧贴孩子的心理特征、现实生活,由此收获了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首演当日,演出即将开始,望着尚未坐满的

剧场以及进场后还在嬉笑打闹的孩子,主创者们尚有些担心。然而当大幕拉开,霓虹灯映衬下的小船闪烁,代表时间的钟声敲响,剧场内顿时安静下来。“下次做,下次学,下次开始不着急……”热闹的歌舞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入了“下次开船”的场景中。小主人公唐小西贪玩调皮,对“时间小人”抵触的模样让在场小观众觉得非常亲切。随着情节发展,台上台下的小朋友们情绪渐渐高涨,他们跟着唐小西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算算术,一起破译洋铁人的阴谋,一起救助可怜的布娃娃。当大幕落下,孩子们争先恐后跑上台来,跟心目中的小英雄合影留念。在河北省某剧场,特地从北京赶来观剧的家长们纷纷在演出日志上留言:“我们是从北京郊县专

程过来看戏的,看得真开心,希望这个戏能够到我们县去演,让更多农村小朋友也能享受这样的精神大餐。”总政幼儿园4岁的封硕跑到后台,一定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叔叔阿姨演出了这么好看的话。严文井的女儿严屹久也兴奋地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充满诗意的故事没有被人们遗忘,孩子们的反应证明河北省话剧院的二度创作是成功的。”主创黄平安激动地说:“小朋友的喜爱是对我们的最大认可。这部戏的确是下了苦功夫的。”

从创作主体上看,河北省话剧院演员人员倾力投入,艺术上精益求精。该剧的主创阵容不容小觑。编剧黄平安从2007年拿到这部童话的改编权算起,用了整整4年时间数易其稿。导演周文宏导演过多部话剧,2010年执导大型音乐歌舞儿童剧《太阳鸟》好评如潮。该剧演员全部来自北京的专业演员,唐小西由中央戏剧学院应届毕业生黎源扮演,他阳光少年的形象让整部剧光彩熠熠。

该剧自1月28日在北京天桥剧场公演以来,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走进剧场与唐小西共同体验时间的奥秘。可以预言,在今后两三年里,只要主创人员多听取观众和专家意见,反复研究打磨,这部原创儿童剧必将成为全国小朋友喜爱的精品,也将为经典文学改编儿童剧并走向大市场提供积极成功的宝贵经验。

儿童剧《“下次开船”港》的成功经验昭示我们,儿童剧首先是对人性美好的表达,追求真、善、美等基本人生哲理的审美传达。而至善至美的东西,在人心灵深处的纯净、积极、善良,是当代人克服浮躁心理最需要的品质。这种戏剧永远不会过时,且永远是儿童剧的主流。其次,与现代少年儿童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也是儿童剧创作需要表现的重要资源。现在很多儿童剧只是涉及问题,却未能提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多是老师说教式的讲解,台上演员即恍然大悟、痛改前非。

现在的少年儿童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自己的准则,很难轻易说服,更遑论接受。因此,要有实际的解决办法,要对症下药,以艺术的方式引导他们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有关创作团体和主创人员投入更大的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有说服力和艺术水准的好剧目来。

另外,从全国层面上观察,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剧团不足30个,而全国的少年儿童有3.8亿。儿童剧市场潜力巨大,如何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相结合的思路出发,有效开发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观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根本在于能否创作出优秀的儿童剧目。

儿童剧创作者应积极维护、引导、开发市场,自觉强化儿童剧创作者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由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中国儿童剧市场,是一个成长而非成熟的市场,儿童剧并非纯粹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国家政策的扶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

看。

跨进新千年,央视春晚陷入“年年难办年年办”的尴尬境地。歌曲也一样,听众的口味变得越来越挑剔。面对网络歌曲与人们精神文化多元化的选择,央视春晚歌曲的影响势如强弩,其“存活”与“保鲜”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回望2000至2010这10年,央视春晚一直在做着以人为本的转型与努力。虽然从数量上说,新千年以来问世的歌曲远远大于过去17年(1983—2000)的总和,但从作品本身艺术质量和影响力层面来说,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这10年相对走红或流行的春晚歌曲可粗略统计如下:

2000年,闫维文《举杯吧朋友》,联唱《爱我中华》,郁钧剑、张也《家和万事兴》;2001年,合唱《二十年后再相会》,宋祖英《越来越好》,羽泉《彩虹》;2002年,谭晶《在那东山顶上》,刘斌、汤灿和吕薇《心想事成》,郁钧剑、张也《知足常乐》;2003年,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陈明、屠佳、吕萌、邢冬婷《好人好梦》,林忆莲《至少还有你》;2004年,祖海版的《好运来》,彭丽媛《江山》,韩磊、罗勋、高音《实心汉子》;2005年,韩红《天路》,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杨臣刚《老鼠爱大米》;2006年,布仁巴雅尔、乌日娜、英格玛《吉祥三宝》,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雁泽、戴玉强、阿宝《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2007年,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陶哲、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2008年,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周杰伦《青花瓷》,费玉清《千里之外》;2009年,英伦组合《辣妹子》,周杰伦《本草纲目》;2010年,王菲《传奇》,齐峰、东方神骏《我与草原有个约会》,谭晶、陈奕迅《龙文》。

严格说来,开列这样一份歌单难免以偏盖全,但人们仍然可以凭此管中窥豹:一是广为流传的好歌呈下降趋势;二是歌曲创作从大众化向个性化转变;三是表演从内敛向张扬方式转变;四是网络传播的歌曲多迎合年轻人口味;五是更为多元化;六是相对增添了演唱难度——有些歌好听,却未见得好唱。面对挑战,央视春晚歌曲的选择、存活、保鲜与传唱问题还真“路漫漫其修远兮”。

2011、2012年的春晚歌曲奋力杀出空心化、雷同化重围,试图在人性化、情感化、亲情感化方面做文章,前者比较接“地气”,后者比较接“人气”。然而观众是否买账,还需时间检验。但无论怎样,春晚歌曲关键要理念创新,手法出新。

应当说,2011年央视春晚的选曲及选人理念形成了某种突破,即:放下身段,面向社会,面向草根,寻找真诚。在将歌舞类节目压缩到只有往年大半的基础上,除宋祖英演唱的《天蓝蓝》之外,大胆选用了出于草根的单曲女孩的《想家的时候》和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他们或质朴温情或粗犷豪放的演唱方式,引起所有漂泊在外的深切感动和观众的共鸣。这的确是央视“开门办春晚”后最接地气的一年,也是打破常规,实现文化自觉的一年,歌曲类节目不多,却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

2012年,春晚的意义非同寻常,已然处在30年节点上的央视春晚,如何借鉴以往?如何体现新意?如何深入人心?在这方面,总导演哈文可谓用心良苦。

这一年春晚歌曲选材的最大特点是与导演的总体构思相契合:以家为出发点、落脚点和升华点——突出亲情,打动人心:无论宋祖英的《叫一声爸妈》,还是陈坤的《爸妈我回家》,以及朱之文的《我要回家》、张也的《远方的家》,都形成了一条鲜明的以家为脉络的情感路线。虽然吟唱的是家,但其蕴意却并不仅局限于小家,还有大家与家国情怀,乃至最终实现天下一家,这就将家的概念发散开来,融于主脉,层层递进,各呈新意。此外,王菲与陈奕迅的《因为爱情》、李刚的《新贵妃醉酒》,孙楠的《把幸福给你》、刘欢的《大爱》,亦不失为精品之作。这里特别提及的还有谭晶的《好人就在身边》,由于词曲寓意深远而其表现浅近晓畅,且便于演唱,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流传较广的民通歌曲。

对于“腕级”明星演唱的失声、走音问题,有句话或许可以解释:只有当杂技演员接不住球的时候,才最能吸引观众。偶尔出现些许纰漏,我们该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总体毕竟瑕不掩瑜,似乎也不必过于苛刻。

时至今日,人们仍对央视春晚评头品足,但“骂”不过是“疼”的同义词。央视春晚并非可有可无,歌曲类节目仍受期待,关键是需要理念创新,手法出新。因此,借助这一舞台的号召力,还是能够发现、挖掘和提携好音乐、好歌手、好的时尚元素、好的演唱方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并快速发展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努力呈现文化自觉自信的央视春晚仍居导引时代文化的领衔地位。央视春晚导演们任重道远。

人们肯定还记得,科教影片《宇宙与人》上映时曾受到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电影院把进口大片撤掉,热映这部揭示宇宙演变与人类发展进化及相互关系的科教片。很多观众说,我们最爱看这样的科教片,一些电影工作者也感慨地说,没想到科教片竟然会这么叫座。

过去,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忽视了科教片的拍摄和制作,认为拍科教片,一没有经济效益,二没有艺术价值,得不了大奖,导致了科教片的式微。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出现了媚外和媚俗两种不正常的倾向。一方面是一些影视作品为拿奖而拿奖,刻意暴露民族的劣根性和国民丑陋的一面,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虽然在国际上拿到了一些大奖,但在国内却得不到观众的认同。因为这些作品,媚外倾向太严重,有的甚至很荒唐,背离了现实,曲解了历史,伤了老百姓的民族自尊心,这样的作品,艺术性再高,拿再多的奖,也难以叫座。而另一个倾向是一味地媚俗,迎合部分观众的欣赏情趣,搞笑片、打斗片满天飞,戏不够,情来凑,多角恋和婚外情越编越热。有的制作人创新乏术,便把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翻出来,随意戏说,歪解历史……虽然也取得了一